



西西：其人其事



按：本文乃根據講稿整理而成。香港教育大學在二〇二〇年十二月舉辦「西西作品國際研討會」，我應邀以 Zoom 形式發表演講。

要認真研究一個作家的作品，文本的細讀，最重要，不過作家這個人，作家的一些事，雖然屬於外緣，但也是有用的參考，令研究顯得更加融通、立體。至於更重要的「其文」，則要請教各位高明了。

為了方便，我將要講的分為六項：名字、年齡、地方、生活、工作、寫作。分項並不嚴格限定，難免會有重複，不過也會有所補充。

第一、從西西的名字說起

她曾經解釋西西這名字，很有趣，西西兩個字，就好像穿着裙子的小女孩在跳飛機，這是大家都知道的。不過西西，原名張彥，本來叫張燕，燕子的燕，但祖母認為燕字意頭不好，因為燕子長大了，就飛走了，像白居易詩中所說「舉翅不回顧」，所以把燕轉為彥，發音相近。她長大了，一直和家人同住，並沒有「隨風四散飛」。

西西英文名是 Cheung Yin，這是她十二歲來港申報時，海關人員按照粵語做的音譯。Cheung Yin 之後，後來還加一個洋名 Ellen，成為 Cheung Yin Ellen。這是在香港協恩中學讀書時，升上中四，一九五三年，父親要她轉到英文部，為了將來出社會做事，較容易找到工作。洋老師認為同學有一個洋名比較方便，西西就選了 Ellen。於是大家就叫她 Ellen。早年有人翻譯她的作品，洋名逕譯為 Zhang Yan，她收到的版稅曾因此不能兌現。

西西中學開始寫作，用過許多筆名，藍子、皇冠、藍馬店、倫士，等等，也偶然出現張愛倫、倫，但大抵一九六二年開始用西西之後，其他名字逐漸淡出。不過，不可不知，當年在《快報》上連載《我城》時，名字是阿果；阿果是主角，由西西扮演，他的原型是她當年任職政府電話部門的弟弟。她另外在報上的好幾個專欄「閱讀筆記」、「隨耳想」、「花目欄」，用的也是阿果。她不是唯一的阿果，在文化界，卻是最早的阿果。

至於西西這筆名，一般譯為 Xi Xi，這是普通話的音譯；過去，更早的時候，有人按粵音譯為 Sai Sai。當然是可以的，最好在 Sai Sai 之後括號 Xi Xi，或者 Xi Xi 之後括號 Sai Sai。這是香港兩文三語的特色。

可是「西」的粵音是先稽切，先稽切音，西；將西西讀成 Sai Sai，粵語有些微差異。一定要選一個，西西選 Xi Xi，因為她運用的是漢語的書面語，日常生活用粵語，而無需強調寫作也是用粵語。雖然，需要的話，她在作品裏也會用上粵語的詞彙。

第二、年齡

她的香港身份證說明是生於一九三八年十月七日，這和真實的情況有出入。

她大妹二〇一六年離世，其遺物發現一家人在上海的國民身份證，西西原來生於一九三七年。當年內地人赴港，可以自行申報出生日期。出於不同原因，有的報大，有的報小。父親把西西的年齡報小，是為了入讀中學，不宜超齡，因為來港時九月後中學已經開課。她因此可以自行逛街，無意中看了一齣粵語片，大喜，她發現了一個從此生活的新世界：香港。

西西的生日，上海國民身份證是十月七日，其實是指陰曆十月初七，跟陽曆相差約一個多月。老一輩的華人社會，生日往往以陰曆計算。入境處的職員也許為免麻煩，索性寫十月七日，把陰曆當做陽曆。陽曆應該是十一月九日。換言之，西西

的生辰是：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九日。

這麼計算，今年二〇二〇年，西西八十三歲。

不過多年前她接受一位記者訪問，記者說她有童心，她就說二十七歲後，就停止長大了。

第三、地方

多年來，西西去過許多地方旅行，她喜歡旅行，平日節儉，努力積蓄，就為了旅行。她的《看房子》記錄了一部分。

西西雖然原籍廣東中山，但中山並沒有親人，父母早兩代已移居上海。她到過中山，到過孫中山的故居，已經像遊客。至於上海，她在《候鳥》裏寫過，寫得很詳細，在《候鳥——我城的一位作家》紀錄片裏更自己用積木重建。她入讀「新開路小學」，在那裏完成小學。為了拍攝紀錄片，我二〇一五年去過，已經翻修，並且已成區內名校，如今叫「上海市靜安區第一中心小學」。

上世紀九十年代西西到上海探親，故居仍在，後來再去，已經拆卸。

十二歲後，一九五〇年，她跟隨父母到了香港，就在香港定居，在香港成長。

還有一個地方，她有一種特別的感情。雖然不曾在那裏長期生活，那是台灣。她大部分的書都由台灣洪範出版。以往編製出版的《香港年鑒》（一九八九年），就曾當她是台灣作家。

總結一下：她在內地十二年，在香港，七十一年。

不久之前她的《縫熊志》譯成英文，書很漂亮，西西覺得 Christina Sanderson 譯得很好，不容易譯的書。主持編譯的 Prof. Minford（閔福德教授）在序裏說：

Xi Xi is very much a writer 'made in Hong Kong'.

西西讀了很高興，覺得自己的確是「香港製造」。

回頭宏觀地看製造西西的整個過程，在她成長的時期，可算是非常難得的機遇。在一九六〇、七〇年代，這地方跟其他華文地區對照，資訊最流通、最自由，可以讀到各地各種書刊。

當年台灣還在戒嚴時期，大部分五四作家的書成為禁忌，但仍然出了許多非常出色的作家，因為仍然可以看到外國的書。至於大陸，相對地孤立，六六年且開始十年文革。

西西在內地經歷兩次戰火，日本侵華、內戰，第二次很深刻；然後在年青時，適逢世界藝術電影成熟的黃金期，產生許多不朽的作品。她受衝擊，努力吸收。此外，她見證了香港七十年來的變化，以至內地從封閉到開放，種種變改。這些特殊的經驗，她會活用、會轉化。

西西較早的〈瑪利亞〉，已經可以看到，只有香港作家才會處理那種題材，修女、僱傭兵，還有那種視野、那種關心，又突破了這小小的香港。

又如她的第一本書《東城故事》，也可見受西方電影的啟發，她讀到五四小說，但少見影響的痕跡，更多的是香港這個

華洋雜處的特色。

正如許多論者指出，西西並不止於是一個地區的作家。香港，是出發點。她是從特殊，走向普遍；從一個特別的地方，走到其他地方。

第四、生活

要了解西西的生活，有兩本書是必需的參照：

一、《候鳥》；二、《織巢》。

這兩本書大部分是西西的長篇自傳。可以獨立地看，但一如書中的親情，是血脈相連的。當年，一九八一年在《快報》連載，本來是兩卷接續。

對西西其人其事有興趣的人，要讀，就是對小說敘事藝術有興趣，也可以看，名字、地名之類改了，情節有加有減，人物有的又轉移了，所以雖有事實根據，可仍然是小說。兩書的內容，無需複述，也都不能夠簡化地複述，讀者自己讀，而且要慢讀。我只覺得，書名其實可以互換，因為上卷的姐姐素素沒再離開，一直努力編織一個可以安頓的家；下卷的妹妹妍妍才是候鳥，來而又走，最後又回來了。

此外，有一本書少人留意和西西的關係，以為純屬虛構，那是《飛氈》，其中寫花順記，其實是她外祖父和母親的故事，外祖父花順記曾在上海開設汽水廠。

在香港，西西大部分日子在土瓜灣居住，曾住在長寧街的「美利大廈」，當年痙弦給她寫信，寫成「美麗大廈」。這美麗

的誤會，她寫成長篇《美麗大廈》，緊接着《我城》在報上連載，從一個城，收小為一座大廈，一橫一直，從宏觀到微觀，筆法、語調兩者完全不同。這大廈住了來自內地、五湖四海的人，南腔北調，但仍能守望相助。這其實也是香港早期的縮影。

她在這大廈居住的實用面積甚少，但想像的空間無限，她在廚房旁放一小凳，在凳上寫了《我城》、《美麗大廈》、《哨鹿》、《哀悼乳房》等等許多小說。她在任何環境都可以寫。

西西來港初期的生活，比較艱苦。祖父祖母在內地過身。香港一家九口，外公外婆、父母、兄弟姐妹五人，父親是唯一的經濟支柱。

在校讀書時常為學費、家政費等發愁；她不斷投稿，固然是對寫作有興趣，另一方面也是想賺一點稿費，可以幫補買書簿。

父親早逝，一九六七年。西西一直和母親、大妹一起生活。兄弟及幼妹結婚後另外組織家庭，她和大妹都沒有結婚。她們仨後期都是病號。母親二〇〇〇年過世。我覺得這位老人家很了不起。《候鳥》中寫丈夫先到香港找工作，由她獨力扶老攜幼，從內地輾轉來到香港。年輕時是編織高手，家人的毛衣全是她的手作。《飛氈》裏的花艷顏，寫的就是她；然後成為白髮阿娥系列的主角。我想，西西認識足球，來自父親的啟蒙；對毛熊、布偶的編織，多少是母親的遺傳。

大妹病前曾在私家醫務所做護士，所以也可以幫助照顧母親、西西，但後來，她自己生病了，一種怪病，是腸癌的一種，俗稱「玻璃肚」。總之，抗病七年，生命力很頑強。西西

反過來要照顧她。

至於西西，我們知道她一九八九年患乳癌，她打破傳統禁忌，把治病過程寫成《哀悼乳房》，因手術的後遺症，右邊身體淋巴腺受損，右手逐漸喪失功能，二〇〇〇年終於失靈。之後，她改用左手寫作。癌症治好，再沒復發，不過中年後的西西，毛病不少，高血壓、高血糖、高血脂、風疹、胃病；對豆類奶類敏感。困難、病痛那麼多，但她從不訴苦，作品充滿樂觀精神，體現一種中國人樂以忘憂、圓融達觀的生活態度。

第五、工作

西西多年來做過報章的電訊翻譯，做過《中國學生周報》、《大拇指周報》、《素葉文學》編輯，編輯的工作大都並不收酬，也不是全職。

她全職的工作是教書。西西在官立小學大約全職教了二十年。

一九七八年，西西四十一歲（以一九三七生年計），因為教師太多，學生減少，教育署讓教師可以選擇提早退休，他們叫這做「肥雞餐」。教育署如今叫教育局。西西提出申請。

退休後，四十多年來，大部分時間有一樣她沒有資格：交稅。

她是公務員，每月有退休金，但只得原本薪金三分之一，退休時原薪不足四千港幣，每月獲退休金一千三百元。當初以為節儉一點，應該不成問題。問題是香港生活指數高，而且不

斷通脹，一九八〇年代漲得很厲害。

她要到五十五歲正式退休年齡，才可以調整。但畢竟退休時薪酬少，五十五歲，只增多數千元而已，約五千多元。

所以不得不經常代課，也每天寫作專欄。稿酬不高，而代課以日薪計，教一整年的話，退休金就停發了。政府讓提早退休的教員轉職，到郵政局去，或者到公園去收票。她都沒有興趣。有人問她對哪些職業感興趣，她說想做動物園的管理員，野生的動物園，打理長臂猿、金絲猴、環尾狐猴。但香港沒有動物園，更沒有野生動物園。在香港，寫作是不能謀生的，何況她寫的不是流行、暢銷的小說。

所以所謂肥雞餐，其實一點不肥。不過她想，還是不交稅的好。

第六、寫作

長篇小說	九本
短篇	九本（加未結集，近一百個）
中篇	二本
	其他
詩集	三本
散文集	十三本
書評書介	三本
藝談對話	二本
影評影介	一本
合集	二本
	共四十四本（二〇二二年八月增補）

此外，我想指出兩個較少人提及的特點：

其一：西西是一個有「我」的作家。有我無我，不能作為好壞的判別，也不可能絕對化。

西西的「我」，她的作品固然許多都以我命名：《我城》、《我的喬治亞》、《我的玩具》、《像我這樣的一個讀者》，用得比其他作家多。主要還是，她的作品，許多都直接來自她自己，或近親的生活經驗。

例如《我城》，主人翁阿果的原型，其實是西西的弟弟，在紀錄片《候鳥——我城的一位作家》裏，西西的弟弟講述自己在電話公司工作，他的朋友，有木匠，有海員，假期時旅行，到島外露營，偷菠蘿等等，都成為《我城》的情節，也是當年年輕人的活動。還有那種年輕人樂觀的心態，也是上世紀我城七八十年代的心態。

例如《我的喬治亞》，來自她經營的一座喬治亞微型屋，這屋子如今收藏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裏。

再如《哀悼乳房》，那來自她患癌的體驗，寫發現、療治的過程，再想到其他。又如白髮阿娥系列，以母親為原型，寫她晚年的生活。這是西西比較寫實的作品，寫作時，西西也逐漸走近母親的年齡。

但不要忘記，生活經驗成為小說，要經過藝術過濾，經過剪裁、轉化。西西這個「我」，是出發點，是切入點。自我的審視，在筆下其實成為他者，從特殊可以看到普遍，從一個小我，變成眾我。就像我城，其實亦反映他城。

舉一個轉化的例子：《候鳥》開初寫仍是嬰孩的時候，一

次傭人失手，把她掉落河水中，幸得一個陌生人相救；真正掉下水中的，西西告訴我，其實是她的哥哥。這個轉化很重要，這是緊扣大時代整個流離的主題，這種體驗，是她哥哥的，也是她的，也是那個時代的。

大家都說我的魂魄落在河裏了，家裏的老人帶香燭到河邊去拜祭，喊：素素，你回來啊。……到我長大了，一定會遇見各種各樣的河，那時候，我就到處再去找找我的那一點兒流浪的魂魄吧。

這成為小說的象徵。

又如，她小小年紀參加慶祝會遊行，大雨滂沱，疲累，病了，感覺又掉下河裏去。

又如〈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〉，通過第一身我的敘述，反而與真實的我無關，是引用了親朋戚友的材料，但那種對愛情的看法，對身份從猶豫到確認，從認同宿命到拒絕認命，則是西西的。

她自創的「我城」，成為慣用語，早年在大陸、台灣，也有人用來稱呼他們的地方。「像我這樣的一個……」的句式，也有不少人用。

其二：西西寫作的題材、內容，伸向許多種，都有表現。

作家，寫十種八種已經不多見，但西西，伸向二十種。

先從她撰寫的電影劇本計起。

西西撰寫的電影劇本：《黛綠年華》（一九六七年），秦劍導演；《窗》（一九六八年），龍剛導演，她用母親的名字陸華

珍，都是應電影公司要求改編外國作品。

她希望劇本由自己創作。她自己創作過幾個劇本：一九六九年，《小孩與狗》，有仔細的分鏡頭，沒有人拍；一九七〇年，《寂寞之男》，是獨幕劇，登在香港的《海報》上，這劇本當時在台灣讀書的鄭樹森看了，轉發到他參與編務的刊物去，這是西西第一次在台灣出現。

她另外寫了一個電影創作劇，那是《瑪利亞》。

我們知道，〈瑪利亞〉是她參加《中國學生周報》一九六六年徵文比賽的作品，得了獎，她後來把小說改成劇本，去參加另一個比賽。說來有趣。那比賽叫「十八般文藝」，由政府處理民政的部門主辦。兵器可能有十八種，文藝有沒有十八種，我不知道，那大概是泛稱吧，參加的可以是小說、散文、詩、劇本，諸如此類，混合起來，不同的類型，各有特性，怎麼評審呢？

當年，西西交出了《瑪利亞》的劇本，外國的修女可以改成華裔。她沒有得獎。她把底稿交好友陸離，陸離要看，看了，推薦給一位正籌組電影公司的大亨，結果沒了下文。沒有拍成電影，當然可以理解，因為沒有商業元素。

這劇本成為石頭，沉下大海。她從此專心寫作。她的寫作，倒有十八般，不，二十般武藝，伸向許多種題材、內容，都有表現。我試數一下：

一、劇本：剛才說過。

二、童話專欄：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在《天天日報》寫作童話專欄，嚴以敬畫插圖，這是她最早的專欄，可惜沒有剪存。

最後的訪問

二〇二二年西西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最高榮譽的終身成就獎，她本來婉拒了，說年紀太大，不能登台領獎，也不想受訪，但回覆是不用她出現，也不用受訪。不過我覺得這次盛情難卻，私下裏在她精神較佳時分別做了幾句話的訪問，請印傭用手機錄下來。約共四、五分鐘，讓 NOW 電視台播出。這是她最後接受的訪問。

何：何福仁
西：西西
時地：二〇二二年三月十四日西西家中

何：西西，藝術發展局給你終身成就獎，高興嗎？

西：高興，當然高興，多謝。

何：好，過去曾給你一個文學創作獎，那是一九九七年，記得嗎？

西：那麼久，不記得了。

何：很久了，你近來身體好嗎？

西：倒算好啦。

何：你的作品裏，你比較喜歡哪一本？

西：《欽天監》，還是。

何：《欽天監》是近年寫的，為甚麼？

西：因為這種形式、這種題材，沒有人寫過。我就喜歡這樣。因為寫來寫去都沒有特別的地方，但文學貴於創新，有創新就是好的了。

二

何：藝術發展局的獎座，漂亮嗎？

西：漂亮，很漂亮。

何：拿得起嗎？

西：拿不起，很高。

何：你拿過不少獎。

西：一些，不多。

何：在香港，可能你比較多。

西：因為我年紀比較大。

何：有多大？

西：我已經，二十七歲。

何：哈哈，年年二十七歲。

西：哈哈，有些獎，你不出席、不受訪，就不頒給你了。沒所謂，這是遊戲規則。

何：沒錯，的確有好幾個放棄了。

西：因為行動不方便，身體不知幾時好，幾時壞。

何：那次美國俄大紐曼華語文學獎，你有去。

西：不去，Tammy、Jennifer 會很失望。你又會不會失望？

何：不會。

西：我又沒去過美國。

何：四十年前，有人請過你去 Iowa Writers' Workshop，結果你沒有去。

西：我正在教書，又怎可以放下母親去一兩年。不可惜。

何：這次我對俄大提出很多條件，要商務客位，要準備輪椅，活動盡量不參加，又要醫生隨行。

西：區醫生。

何：都答應，我那麼多要求，所以也請了我。很難拒絕。好玩嗎？

西：非常好玩。紐曼先生年紀比我大，比我還精神。

何：你只出席讀詩會，頒獎時由 Jennifer 代讀謝辭。

西：是的，多謝她。我只能夠講一句：多謝。

三

何：你最近一個短篇小說結集，叫《石頭與桃花》。設計了三個封面，你喜歡哪一個？

西：都好，都用心機，第一個吧。

何：第一個喜歡多些？

西：是的。

何：還有一本，是從你近年寫的詩選出來，用動物做主題，有

好多位畫家，二十七位參加配圖，叫《動物嘉年華》。是繪本，你喜歡嗎？

西：非常喜歡，我一直想出一本繪本。

何：本來你可以自己畫，現在由其他人畫，好多人主動參加。

西：更好，多謝他們。

何：香港有哪些比較年輕的小說家，你覺得寫得好？

西：我看得少。

何：想一想吧。

西：謝曉虹、黃怡、潘國靈……一定還有其他人。

西西年譜

一九三七年

- 十月七日，生於上海浦東。香港身份證為一九三八年，因來港時已開學，為方便翌年入學，父親把她的年齡報小了。十月七日實為陰曆。

一九四一年

- 日本侵華，進佔上海租界。隨父母避地浙江金華蘭溪上徐村，寄住二姑母家。蘭溪並無女校，由二姑母教她讀書。

一九四五年

- 日本投降。先隨父親坐大烏篷船回上海找尋居所，定居中正西路三四五弄二號，本為馬場員工宿舍。中正西路今名延安西路。一家團聚。入讀「新閘路小學」，今名「上海市靜安區第一中心小學」。至小學畢業。

一九五〇年

- 父親赴港，覓得九龍巴士公司工作，為查票員，並兼任九巴球隊教練，及後轉任球證。西西從此定居香港。

一九五一年

- 入讀協恩中學，初為中文部，中四後轉英文部。

一九五二年

- 十月，第一首公開發表的詩作：〈湖上〉（《人人文學》二十期）。

此後以不同筆名，例如藍子、皇冠、序曲、張愛倫，等等，附上中學校名，發表詩、散文、小說；並往往配上自己的繪畫或木刻。

一九五五年

- 小說〈春聲〉參加《學文》徵文，七月公佈越級得高級組第一。

一九五七年

- 高中畢業，進入葛量洪教育學院（為香港教育大學前身），一年在校學習，兩年出外實習。

一九五八年

- 小說〈和孩子們一起歌唱〉獲《青年樂園》徵文比賽冠軍。

一九六〇年

- 十一月，專欄「童話」（《天天日報》），嚴以敬配圖。

一九六一年

- 四月，正式成為教師，任職農圃道官立小學。

一九六三年

- 九月，擔任《中國學生周報·詩之頁》編輯，至一九六五年五月。

一九六五年

- 六月，小說〈瑪利亞〉獲《中國學生周報》第十四屆徵文比賽小說組第一名。

一九六六年

- 一月，《香港影畫》創刊，應邀採訪影星，寫下〈印象·凌波〉、〈那是佩珮〉等文。

- 三月，中篇小說《東城故事》（明明出版社）。
- 四月，《香港影畫》第四期開始專欄「開麥拉眼」。
- 七月，小說《家族日誌》。
- 八月，應宋淇的邀請，編劇《黛綠年華》（秦劍導演，胡燕妮、馮寶寶等主演），改編自《小婦人》（*The Little Women*），並為戲中插曲填詞。
- 劇本《寂寞之男》。

一九六七年

- 專欄「牛眼和我」。
- 父親逝世。

一九六八年

- 二月，散文〈港島、吾愛〉。
- 從紅磡寶其利街遷往港島北角親友留下的照相店。學會沖曬、剪接。
- 數年後再遷回九龍土瓜灣的美利大廈。
- 哥哥任職麗的電視台新聞部，經上司同意，取得廢棄的新聞片，西西剪接成蒙太奇組合的紀錄片：《銀河系》。
- 十月，劇本《窗》（龍剛導演，謝賢、蕭芳芳等主演），改編自柯德莉·夏萍的《盲女驚魂記》（*Wait Until Dark*）。
- 名列台灣《劇場》編輯（第九期）。
- 應龍剛之邀，改編卡繆的《瘟疫》，惟因爭取版權問題不果，退出編劇之任；龍其後拍成《昨天今天明天》（一九七〇），已與西西無關。

一九六九年

- 四月，連載中篇〈象是笨蛋〉（《快報》），為一月完小說。

一九七〇年

- 專欄「我之試寫室」（《快報》），自繪版頭，寫了一回，專欄交

亦舒；亦舒不足一月交回。西西寫作幾個月後轉薦也斯接手。亦舒後來出書，書名用《我之試寫室》；多年後西西的書遂改名為《試寫室》（二〇一六）。

一九七三年

- 九月九日至九月二十三日，連載小說〈草圖〉（《快報》）。
- 訪北京。
- 訪台灣。

一九七五年

- 一月三十日至六月三十日，連載小說《我城》（《快報》）。
- 十月二十四日與友人創辦《大拇指周報》，為綜合性刊物，版面包括文藝、藝叢、時事、生活、書話、電影電視、音樂等，由不同人分責編輯，並不設總編輯之職。西西負責藝叢版。
- 十一月，採訪之作〈有趣的店〉（《大拇指周報》）；其後收入香港中學教科書，改名〈店舖〉。
- 十二月，詩〈我高興〉（《大拇指周報》）。

一九七六年

- 一月，詩〈快餐店〉（《大拇指周報》）。
- 三月，小說〈玩具〉。
- 三月九日至十月一日，連載小說〈阿髮的店〉（《快報》）。
- 五月，小說〈染〉、〈泳〉。
- 訪台灣。

一九七七年

- 一月四日至三月三十一日，連載小說《美麗大廈》（《快報》）。

一九七八年

- 十二月，詩〈石磬〉、〈咳嗽的同志〉、〈城遇〉、〈白髮朋友〉。
- 訪中國大陸。